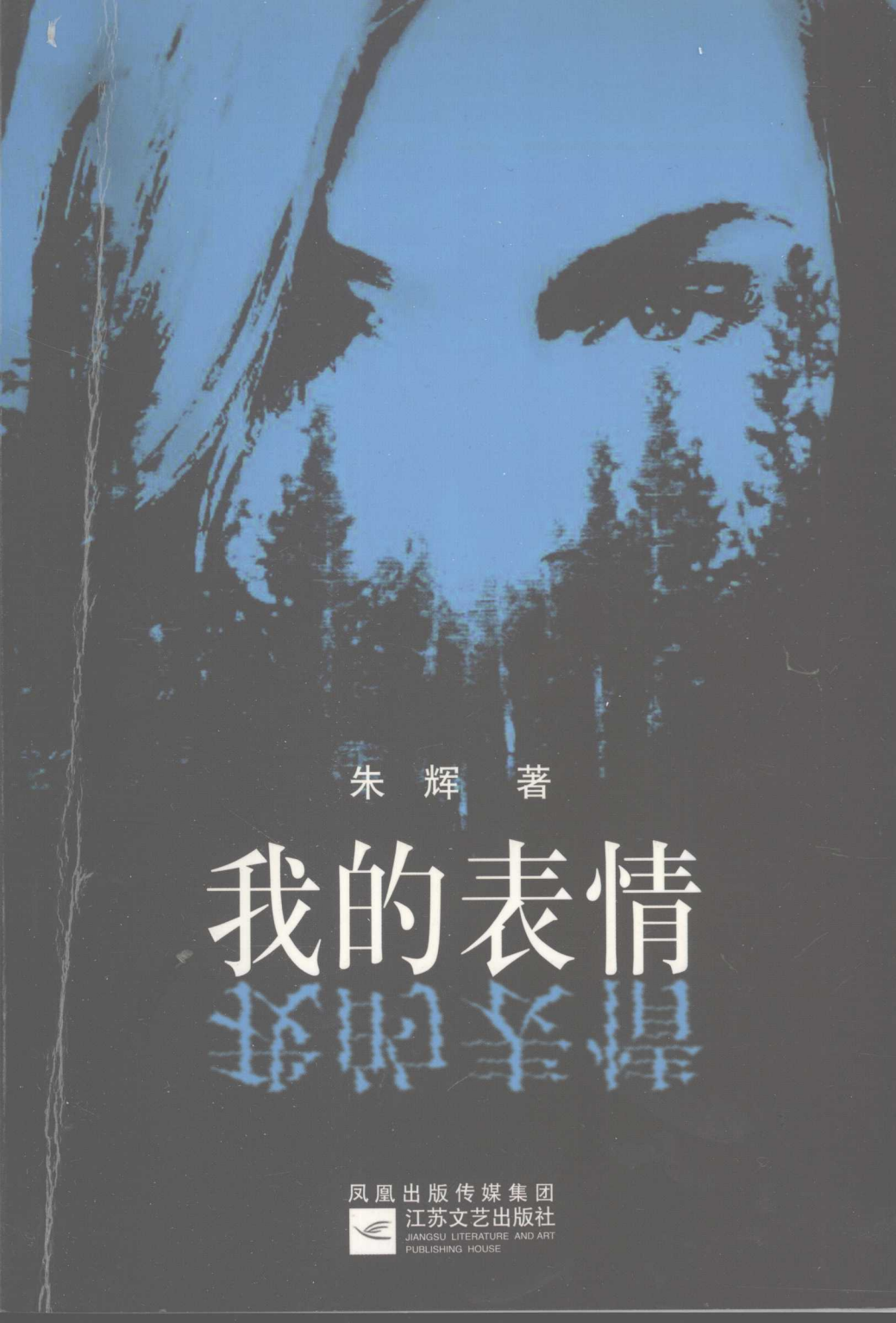




朱 辉 著

我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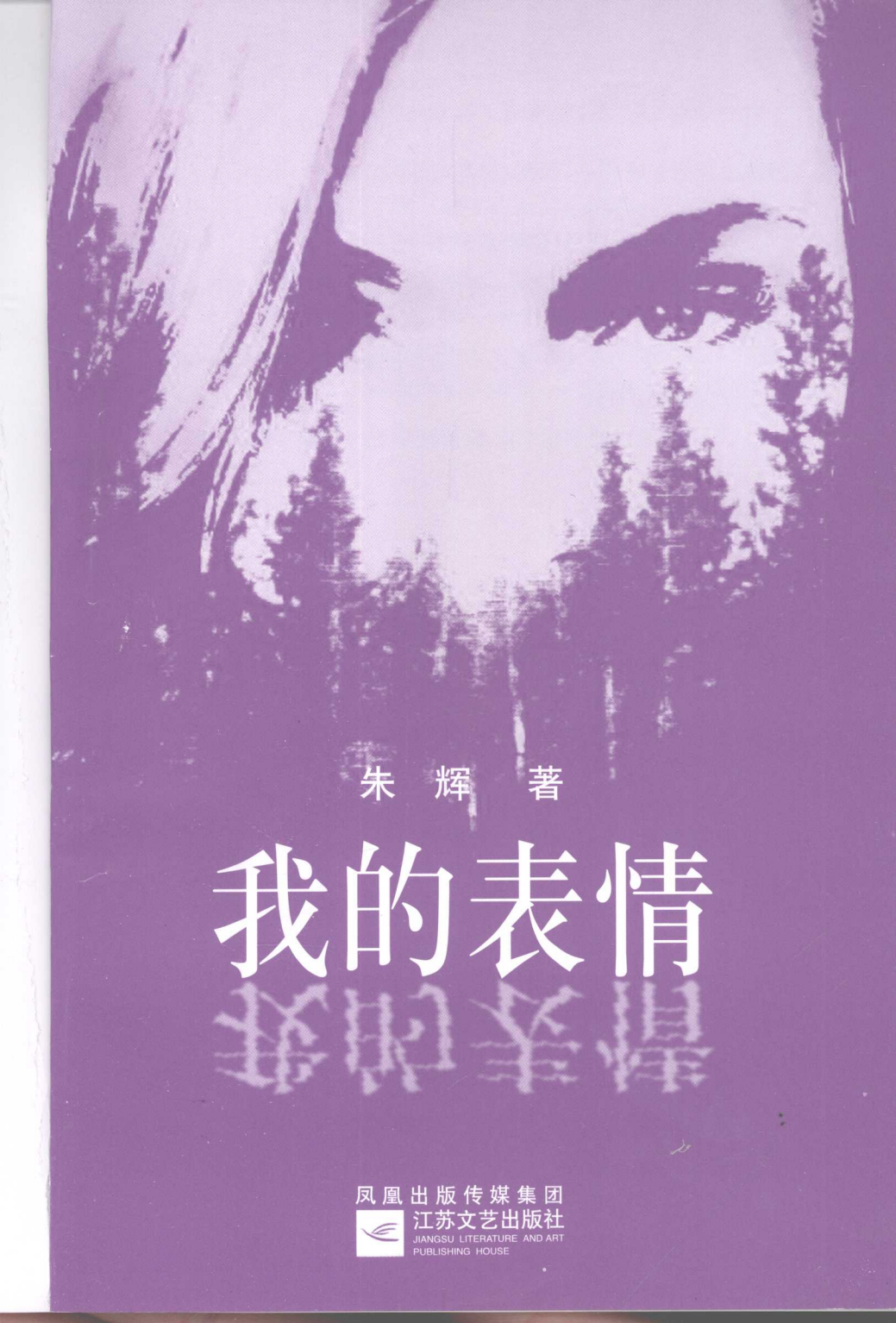
朱 辉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朱 辉 著

我的表情

朱 辉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表情/朱辉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11
ISBN 7-5399-2287-7

I. 我...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052 号

书 名	我的表情
著 者	朱 辉
责任编辑	虞善国
责任校对	竹 子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州市建农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287-7/I·2160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有个人说，世界上的事变来变去也就无非几样：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糖。

刚听到这种说法时我哑然失笑，但细细一想，他说得不错。男的爱女的，这是爱情；女的爱小的，那是亲情；小的爱糖，不但是天生童趣，那糖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有家的孩子才算是泡在蜜罐里——人世间最基本的关系大致也就是这样的了。

这当然是一种简约化的人生模型，难免招致诘问。实际上，男的爱女的，可他爱的却不见得是他妻子，也许，他爱的女子注定成不了他的老婆，他和别人结了婚；或者是，他有了曾经爱过的老婆，却又不幸爱上了别人的妻子……这里面相当复杂。女的天生爱小的，这是天性，但小的不光需要母爱，也需要父爱，假如女的不幸丢掉了丈夫，或者是她爱上了别人的丈夫，那她的孩子面临的问题可就比较没有糖吃要严重得多了。

说到底，计划不如变化，而变化又不如造化，因此，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人生要比任何模型都要复杂一些。这种断裂、关联、错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迷惘、困顿和痛苦，却给作家带来了展示的机会。又因为情感和计谋常常结伴而行，那作家的施展余地则更为广阔了。

您所看到的这本书正是关于爱的。因爱而沉迷，因爱而迷惘，因爱而恨，痛入骨髓。

这里面的故事你也许听过，见过，想像过，但其中某些细节你却未必能在生活中留意。在你的身边，流转着五光十色的男人，更有狐魅迷人的、纯情的或者是散淡的女人，但你是否醒悟：你也是其中的一个？

这本书写成于日本。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我主张“生活在别处”，一定要跑到国外才能写国内。不是这样的。我在那里写这本书，仅仅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创作时间。我写的是我自己，我到哪里都带着我自己；我写的也是你，我到哪里都记着你。

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他们给了我灵感和信心。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就不会摆在你面前。

作者

2005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一字令·····	1
第二章	“祝你生月快乐”·····	12
第三章	印在水泥上的脚印·····	22
第四章	一光年有多远·····	49
第五章	情书·····	57
第六章	如期而至·····	67
第七章	儿歌·····	75
第八章	长青藤·····	83
第九章	一间房,四面墙·····	93
第十章	漂白玫瑰·····	104
第十一章	温润如玉·····	111
第十二章	你知我知·····	128
第十三章	号外·····	140
第十四章	新版三岔口·····	156
第十五章	烟卤·····	170
第十六章	打虎上山·····	184
第十七章	夜晚的盛装舞步·····	201
第十八章	鸟儿问答·····	220
第十九章	我爱狐狸精·····	226
第二十章	失踪·····	235

第一章 一字令

夏天早已该过去，可它炎热的尾巴还拖在后面。火车站倒是不远了，但路上车子堵得厉害，最后索性不动了。车里开着空调，但孔阳的身上开始出汗，黏搭搭的不舒服。很远的地方有两个司机碰了车，正是他们造成了路堵。他们很君子，既不动手也不动口，一人叼一支烟，倚着各自的车头，冷眼对峙着，看来交警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司机倒不着急，反正停车等待也要计价，车轮不转计价器照转。他打开了收音机，一个说话快得一泻千里的老兄正在卖弄他的口齿，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孔阳的手机响了。他看看号码，是家里的电话。刚一接，手机却断了，原来是没了电。车子半天才挪动一下，简直没有指望，想来交警也一样被堵了。电话肯定是儿子打的，小家伙放了学先回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孔阳在心里骂一声“狗儿子”，掏出十块钱往司机面前一扔，“不用找了！”拉开车门跑了出去。他准备打完电话往前绕过这一段，换部车再去车站。他跑进路边的商场大门，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通完电话付钱时他突然发现，他把包忘在车上了！他心下一惊，手忙脚乱地在口袋里找到点零钱，往柜台上一扔，立即又往回跑。

真是好运气。他坐过的那辆车还堵在那儿。孔阳上了车，心情非常愉快。儿子的电话果然没什么事，他小测验考了110分，向爸爸报喜，他得意地解释，他连附加题都做出来了；另外现在电视里正在播一场足球赛，都不是本地球队，他不知道帮谁，让爸爸给他拿个主意。孔阳三言两语把儿子打发了，包又没丢，心里很感谢司机，或者说很感谢堵车。他到车站是去接人的，现在既然已经耽误，皮包又失而复得，他索性心闲气定了。他掏出香烟给司机一

支，司机满脸晦气地接过去，扔在车窗边。司机刚才已经开包看过，这时心里有点发虚，很想找点话来扯扯。他是开车的，客人是坐车的，最顺口的话题就是抱怨本市的交通状况，一堵就堵半天，但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妥，立即闭上了嘴。这一天司机心里都很沮丧，看谁都不顺眼，路上违了一次章，给扣了两分，回家又跟老婆吵了一架。他奇怪的是，那个坐车的运气怎么就那么好，简直等于白捡了个皮包。

孔阳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赶到车站，幸运的是火车也很体谅地晚点了。钟若铁从软席车厢下来，孔阳简直不敢认他。他们已经两年没见，但万想不到他已经胖到这个规模。钟若铁现在是外省某出版社的社长，不光胖了，气色也非常好，满面红光，一看就很贪污。虽说两人握在一起的手晃得很是亲热，但孔阳心里暂时还有些生分。等到了晚上，他们在一起吃饭，酒席间他们的话才渐渐谈开来。孔阳开玩笑说，如果不是专门去接你，而是在街上，我绝对不敢相信这人曾经在我的双人床上面睡过四年。“是啊，是啊，”钟若铁接过话头说，“我现在一上去说不定床板就会踢到你身上了。”

孔阳道：“不对，我想你根本就上不了床。”

晚上的酒席在“拜福楼”。这是一家位于市中心鼓楼的酒店，金碧辉煌，气派非凡。一共是四个人，还有两个是焦耳和小陈。焦耳是钟若铁用手机招来的，也是同学。焦耳原本当然另有个名字，他有个缺陷，右耳有点卷，像卷心菜。他自己解释说，是小时候玩火烧的。当年这一解释启发了几个促狭鬼，送他一个绰号，叫“焦耳”。这个外号一经喊出，立即如影随形。他也习惯了，讲得高兴时也是“我焦耳”这样，“我焦耳”那样，绝对坦然。焦耳赶到酒店时钟若铁和孔阳正坐在大堂的沙发上里闲聊，孔阳嘴里答着应着，淡淡地看着外面金光闪烁的酒店招牌，“拜福楼”三个大字反着，仿佛是从银幕背面看过去的电影。看着看着，孔阳心中一亮：“拜福

楼”，不就是福楼拜，法国小说家嘛！他一下车就感到有点怪，觉得这三个字似曾相识，但他又确实没来过这个地方。这三个字一看破，孔阳忽然想起，自己原来也是读过中文系的；不光他读过，面前的钟若铁也是同学，还一起弄过文学社，不过人家已经是社长了，自己这个副总编在单位也还要尾随着社长的指挥棒，现在能和一个社长促膝而坐，其实也不过是因为他们曾经同过学。心中正感慨着，焦耳进来了。三人见了面无非是一阵亲热的笑闹。孔阳告诉他们，他刚刚发现的“拜福楼”的意思，那焦耳一听，大叫“妙啊！妙啊！”还说这酒店的老板看来是个人物，一会儿要见一见。

说话间，钟若铁突然冲着酒店大门站起了身。孔阳以为又来了同学，扭头一看，没有别人，只有一个漂亮小姐。钟若铁笑吟吟迎上前去。孔阳以为钟若铁认错了人，又以为是某个女同学多年不见，越活越年轻，去年二十，今年十八，自己认不出。钟若铁把小姐领过来，孔阳焦耳站起身，“这是我的老同学，孔阳，老焦；这是我们单位的小陈。”小陈大大方方地伸出手。她的手肌肤丰盈，柔若无骨，孔阳只敢轻轻地碰一碰。他很好奇她和钟若铁为什么没有同车而来，也许小陈早已等在本市。但他知道这是敏感问题，除非他们自己说，你不好问。其实知道这是敏感问题，孔阳已算是知道了答案。

小陈艳光四射，举止得体，她冲大家笑笑，径自进了餐厅包间。焦耳朝孔阳挤挤眼睛。钟若铁实在是太牛逼了。孔阳一直还在想，钟若铁是老江湖，怎么还会要自己接站，现在他断定，这家伙是在摆谱。孔阳在学校里当了两年生活委员，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给同学联系买回家的车船票，他不接站谁接站？这么一想，孔阳顿时觉得浑身没劲，好半天打不起精神。他是个比较细心的人，给同学发了几年助学金，从来没出过错，今天他打定主意不再干了，等会儿入席他不张罗，菜单上来，也不点菜。

事实上菜没要他点，小陈已经操持停当。几个人入了席，菜已经摆了一桌。小陈请大家各人再点自己喜欢的菜，孔阳和焦耳都

说由她作主，点什么吃什么。钟若铁环顾全桌，哈哈笑道：“‘拜福楼’也没有法国大餐啊，那我们就——吃！”

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九点。他们喝了三瓶白酒。酒越喝越少，话越说越多。钟若铁好酒量，几乎来者不拒，极其豪爽。桌上有一盆火锅，固体酒精快要烧完时，孔阳要叫小姐来添，钟若铁大手一摆，直接把手里的五粮液倒了进去，火苗一蹿老高，杯中剩下的酒他一仰脖子就干了。天啦，有火苗为证，这可是真正的酒精啊！天知道他能喝多少！孔阳看着他喝酒的雄姿，想起在学校时的钟若铁，他喜欢吃甜，那时却买不起糖，就跑到校医院说自己感冒咳嗽，领止咳糖浆来喝。也才不到十年，人家连二奶都有了，孔阳想起自己从前的某个梦想，一仰脖子猛喝了一杯酒。他的舌头已经麻木，辨不出什么滋味。焦耳倒显得很快活，他原本就好说好笑，现在酒下了肚，更是乱说乱动，他嘴不停，手不停，眼睛还直往小陈身上瞟。八点过后，孔阳到总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一回来，焦耳冲他说：“你这么乖呀，还要续假？”他撇起一片驴钱道，“我们都把手机关掉，我早就关了，今天谁也不能先走，”他扬扬手里的驴钱，“让她们鞭长莫及吧！”

孔阳钟若铁都笑起来。小陈愣一愣，也笑，拿一片餐巾纸捂住嘴。以前在本市的几个同学吃饭，总要交流一些脂肪较高的段子，今天钟若铁带了个小陈来，他们本该有所节制。现在焦耳开了头，小陈也知情识趣，并不小气，渐渐也就放开了来。焦耳说：“人家说有一个情人是人物，一个也没有是废物，情人很多是什么……什么的啊？”

孔阳道：“怪物！”

“不是吧，”小陈道，“是动物。”

“对了，动物，”焦耳道，“孔阳，你是什么？”

“我是废物。”

“废物？你是废物？”焦耳道，“你不是动物，但也不是废物，我才是废物呢！”

“我是废物。”

“我怎么听了像是垃圾堆里两个垃圾在讲话？如此自弃！”钟若铁抽着鼻子笑道，“你们也讲错啦，情人很多不是动物，是宠物！”说时看看小陈。

“反正你们至少都是人物。”焦耳叹道，“孔阳，你说说不定马上就要变废为宝了！”

“是吗？你揭发吧。”

“我说不揭发就不揭发，你激我也没用。”他一付真理在手的样子，倒弄得孔阳有些疑惑。他叹口气道：“我还变废为宝？家有一妻一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聊以自慰罢了。”

焦耳突然开颜一笑：“对了，我有个段子：男女有别，打一八个字的俗语。”

“老掉牙的东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钟若铁笑道，“其实谁还不是一样？”

孔阳承认，也确实是这样。他自己比钟若铁那自是大大不如，和焦耳比，那还要稍强一点。焦耳到现在还是个主任科员，连科长都还不是。主任科员这个位子也尴尬，索性就是一介书生，还可以说是淡泊明志，现在美其名曰主任科员，这“主任”二字，只能说明想上而没能上。但人家焦耳心态好，有酒就喝，喝得快活，这一点孔阳也自愧不如，今后还得好好学着。

焦耳的谜底被钟若铁一枪中的，心有不甘，又翻出个花样，提议大家来个“一字令”，一字打头的成语或者俗语后面，再接个尾巴，最好也是俗语，说不出来就罚酒。他解释半天，众人佯装不懂。这时候酒店餐厅的老板进来了。三十多岁，衣冠楚楚，戴个金边眼镜。他一进来就向大家敬酒，一问，果然读过中文系，前几年才下海，竟然还是校友。老板看来玩过“一字令”，有心凑趣，他一眼就看出钟若铁身份最高，冲他躬躬腰，“今天多承关照，招待不周，”他一仰脖子干了杯，说，“我一饮而尽心尽意。”

焦耳大喜，道：“我们算是校友，你现在才过来敬酒，一见如故

此失彼——谁接？”

老板道：“你们都是老学长，我们一脉相承前启后！”

孔阳觉得有趣，但脑子有点发木。他知道焦耳的脾性，总之不会冷场。果然焦耳腆着脸看着小陈道：“一顾倾城门失守。”

小陈瞟一眼钟若铁道：“一箭双雕虫小技。”

钟若铁指着焦耳道：“我祝你一石二鸟枪换炮！”

孔阳梗起脖子，顶他一句：“我一不做，二不休妻！”

大家哄堂大笑。后面就多了……一清二白吃白喝，一举两得陇望蜀，一触即溃不成军，一技之长短不拘，一败涂地动山摇，一命呜呼风唤雨，一孔之见多识广……

轮到钟若铁，他摸着脑袋脱口道：“一丝不披挂上阵！”大家齐嚷起来：“什么一丝不披？！你喝！”

“我喝，我为什么要喝？我唱！”钟若铁大笑道，“我一唱雄鸡天下白痴！”

钟若铁话音落地，几乎有一锤定音的味道。天下全是白痴，他真是牛啊！孔阳的头脑被酒刺激得很亢奋，要再接下去，他觉得自己可以源源不断，但他实在不想再闹了。他刚才打电话回去，妻子朱冉还在为忘记她生日的事在生气。不等他们再开口，孔阳道：“散了吧，时间不早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日不绝，我要倒了。”钟若铁看看表，吩咐小陈买单。老板还要再送个果盘，被焦耳拦住了。

钟若铁的住宿不用大家操心，“拜福楼”楼上就是客房。分手时，钟若铁和小陈送大家出门。孔阳和钟若铁握手道别，又握握小陈的手，坐上出租车回家。孔阳和焦耳同一段路。焦耳在车上对孔阳说：“刚才你和他们握手，我就想起一句话：握着小蜜的手，仿佛回到十八九，握着老同学的手，只恨当年没有早下手。”孔阳道：“你不要乱下手，我们可都是男同学。”焦耳道：“我是要问你，有没有听说，辛夷在美国离婚了。”孔阳心里格登了一下，散淡地问：“是吗？”焦耳道：“你真不知道？我不相信，谁不知道你们当年那档子

事!”孔阳看着窗外灿烂的夜景,说,“你知道什么?”

城市的夜晚温柔而迷茫。温柔被钟若铁和小陈留在了酒店,迷茫被孔阳带上了车。酒劲是一点一点从胃里爬上来的,爬上了头。焦耳在北京路下了车,出租车继续往前开。孔阳坐在车上,身上有点发冷。如果算上大学四年,孔阳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他白天走在大街上,每每会觉得眼前的这个城市和他读大学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路不一样了,房子不一样了,人更是不一样了。这完全是两个城市啊,虽说它们拥有一个不变的名字,孔阳现在坐在车上,突然意识到还有第三个城市,那就是他此刻置身其中的不夜城。路很宽,车流如潮,车窗外幻灭的霓虹灯绵延不绝,五彩泼墨般扑向孔阳的视野,他微微有一丝晕眩。出租车在鼓楼拐了个弯,驶向了绿树夹拥的四牌楼大街。孔阳远远地,看见了自己母校的大门。门楼高大而辉煌,屹立在凝重的树影之上,仿佛是一个梦,一个和他相处四年的旧城的入口。孔阳不由坐直了身子。校门前有一些成双结对的男女学生在出入,明亮的灯光下,他们的影子活泼而单纯。校门前的路口摆了一些馄饨、豆腐脑摊子,车速稍稍慢了下来,孔阳的目光突然被一对手挽手的学生牵住了。他觉得疑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们。他看不见他们的脸,只能看见他们亲密的背影。孔阳感到头昏,他被自己弄糊涂了。他想不出什么理由会在这里见到他所熟悉的人。那对背影走进了校园,那男生不知说了什么话,女生抬手打了他一下,两人笑成一团。

车开出老远,孔阳似乎还能听到那女生的笑声。笑声清脆悠扬,小钉子一般啄破了孔阳的记忆。他眼睛一亮,所有的灯光都开在他头脑里。那是记忆中的影子,是久违的梦。他看见了,那女的是辛夷,男的就是他自己。

故事留在旧城里,出不来;孔阳活在新城里,也没有回去过。

母校大概早已忘了他这个学生。他或许还不能说忘了母校,但差不多也只落在“履历表”之类的某个栏目上。有次和一个校

友碰面,说起母校的名字,“石城大学”,那校友说这名字不好,听起来让人想起“石沉大海”,所以大部分学生毕业了都弄不出什么声响,可是这四个字,那巨大的门楼里,留下了孔阳的青春,他最初朦胧的爱情。

当年跨出校门的那一刻,孔阳怀揣毕业证书,突然觉得心中一阵痛楚。他的心揪着,几乎要落泪。他踩上校园外的地面,看着前面熙攘的人群,觉得自己是踏上了一条船,一条茫然不知彼岸的船。现在这船颠簸着,摇晃着,又一次掠过了校园。

辛夷离婚了。他们分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孔阳隐约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星星点点,勾不出轨迹。结婚了,离婚了,八年了。几年以前,有一次孔阳骑车,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骑车的女孩,很像是辛夷。她穿着一袭深红色的长裙,裙裾飘飘。孔阳的心被电击了般地狂跳,他飞快地追了过去。前面出现了红灯,他闯过去,一个警察在后面冲他吼着,他不加理会。可是,那红裙女子已经在视野里消失。他疯狂地沿着周围的岔道一条一条寻找,奇怪的是,他连一个穿红衣的女子都没有再看见。那是个魔幻的大街,像一部缺色的电影,没有红色。

当年的疯狂让孔阳哑然失笑。那天以后不久,孔阳听到了辛夷结婚、出国的消息。他彻底平静了。仿佛一只一直注视着的小鸟,突然投入了树林,孔阳不再牵挂。他很忙,他的头脑里没有空隙。焦耳,他是从哪里得知辛夷的消息的呢?奇怪。焦耳果然不是一般的耳啊。焦耳说话时孔阳显得若无其事,其实这消息就像吃饭时突然吃到的一根鱼刺,是意外的刺痛。焦耳在酒席上一直都没有提这件事,只告诉孔阳一个人,似乎他认为,孔阳更应该知道这个消息。

孔阳到家时已经过了十点。这时候,他才注意到,清冷的月亮挂在宁静的小区上,仿佛小区的主灯。路灯一盏一盏,在地上投下一连串昏黄的光斑,给月色做着补充。孔阳使劲地做了几次深呼吸,排一排嘴里的酒气。家里的灯还亮着。孔阳刚把钥匙插进锁

孔阳，门就开了，是儿子迪迪。孔阳换着鞋，问：“妈妈呢？”

“妈妈睡觉了，她说你去大吃大喝了，是不是？”

孔阳不答儿子的话。卧室的门关着，儿子自己的房间里玩具摊了一地。他小心翼翼地插着脚走到儿子的书桌前，拿起儿子的日记本。“你怎么还不睡？明天不上学啦？”

迪迪说：“我睡不着。我心情不好。”

儿子的日记上第一句就是“今天心情参差不齐”。孔阳想笑，问：“为什么心情不好？”

“我今天考试得了满分，可是晚上看足球我不知道帮谁，没有立场了我就觉得没意思。”

孔阳道：“我不是叫你找一个你觉得亲切的球队吗？”

“是啊，我本来想帮北京队的，小姨答应我明年暑假带我到北京去玩，可是，上海我已经玩过了，也很气派的，”儿子遗憾地说，“要是你和我一起看就好了。”

“为什么？我帮谁你就帮谁，是不是？”

迪迪说：“不对！你帮北京我就帮上海，你帮上海我就帮北京，我和你作对，这才有意思。”

孔阳扑哧笑起来。他摸着儿子的头，让他去睡。儿子说他还有问题，“什么是光年？”

孔阳已经没心思解释。卧室里寂静无声，就像是没有人。孔阳敷衍地告诉儿子说，光年说的是距离，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年’怎么会是距离呢？光怎么走啊？”迪迪不满意地说：“米才是距离哩，爸爸你肯定喝醉了！”孔阳把闹钟调好，“啪”往桌上用力一顿，掀开了被子。

迪迪有点怕了，他脱掉衣服钻进了被子。

孔阳关掉灯，一片漆黑，他顿时失去了距离感。他摸着黑，慢慢地走向客厅。他头脑乱糟糟的，上了床也睡不着。他迟疑一下，摸到开关把客厅的灯打开。客厅里很乱，沙发前的茶几上摊满儿子的玩具。一架小摄像机扔在沙发上。那是他们家几个月前买

的。刚买来时你拍我，我拍你，很是新鲜了一阵子，后来也就没兴趣了。朱曳过生日可以用一下的，但他忘得精光，也难怪她生气。他随手拿起摄像机，打开了监视器。

一片雪花，空的。他往回倒了一段。小小的液晶屏幕上出现了图像。是他自己家，客厅，卧室，卫生间，一个个扫过去；迪迪在做作业，朱曳正在厨房里做饭，油烟无声地腾了起来；录像是他拍的，所以没有他自己。屏幕闪了一下，跳到了岳父家，那是个周末，厨房里岳母在择菜，朱曳和岳父正看着电视，屏幕突然黑了，定睛一看才看出是一只手；转眼间手又消失了，从下方升上一张脸，变了形的鬼脸，那是迪迪在调皮。孔阳哑然失笑。不觉中屏幕里又出现了街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个也不认识；镜头拉近，再拉近，他看见了朱曳和迪迪的背影……

这就是他的生活。虽然他没看见自己，但他确实置身其中。孔阳心里有一种辨不清的滋味。这时屏幕又微微闪动了一下，那是朱曳妹妹的房间，小巧的，整洁的，阳光照着碎花窗帘，洒在地上。柔桑侧着身体睡在她的小床上，小腿伸出了被子。她一动不动，半晌翻了个身，直直地躺在床上。

孔阳突然间觉得局促。他飞快地瞥了瞥卧室的门。这是他的妻妹，他这样看，似乎太不像话。记得那是一个中午，柔桑午睡时他们偷拍的。柔桑自己提起，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是个什么样子，说过了也就算了。那天中午他们逛街后路过岳父家，朱曳突然想起这事儿，摄像机正好又在那里，就怂恿孔阳偷拍了一段。柔桑醒来后一看，大喊不像话，要删掉，一家人笑着闹着，后来也没有真删……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孔阳再看到这段画面，突然间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死死地盯着屏幕，看着纹丝不动的柔桑，忽然被自己的感觉惊呆了！

这真像是死。是死的预演。

如果没有摄像机，没有人能看到自己的睡相。孔阳也没见过他自己睡着的样子。不知道柔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想

到死。

他浑身冰凉，轻轻地把摄像机扔到了沙发上。头脑里真的是乱了，酒精在血管里横行。他又想起了辛夷，想起了八年以前的那些日子，但奇怪的是，他一时竟想不出辛夷的长相。

客厅的地板上淡淡地反射着窗外的月光，树影婆娑，在地上摇晃着，令人感到冷静的晕眩。孔阳伸伸麻木的腿，站起身，走向卧室。卧室在他的左前方，离他所在的位置大概还有三米。